

温故

之六



温故书坊

章诒和 「尽大江东去，余情还绕」

——尚小云往事

徐庆全 《苦恋》风波的前前后后

孙卓 湖南自治宪法的问世与夭折

陈仁德 巫峡之巅的惊世大标语

袁津琥 都云联成讖 谁知别有因

——从《黄侃日记》分析其英年早逝的原因

傅国涌 1950年：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歷史选择（下）

钱大都 口述 陈远 整理 我的父亲钱端升

熊景明 右派拓荒碑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温故. 6 / 刘瑞琳主编.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5.12

ISBN 7-5633-5822-6

I. 温... II. 刘... III. 中国—现代史—研究—文集 IV. K260.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141167 号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桂林市育才路 15 号 邮政编码: 541004)

网址: www.bbtpress.com

出版人: 肖启明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发行热线: 010-64284815

山东人民印刷厂印刷

(山东省泰安市灵山大街东首 邮政编码: 271000)

开本: 635mm × 965mm 1/16

印张: 12 字数: 170 千字

2005 年 12 月第 1 版 2005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15.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摇篮和摇架

摇篮，还真是个篮子呀！竹藤编制，椭圆半球形状，宛如一个安稳舒适的蛋壳。摇啊摇，婴孩那无忧无虑的快乐，让多少大人享受着无言的幸福。作家海明威，晚年曾费尽周折去寻找自己在婴孩时睡过的摇篮。我当时读了这段文字，不甚明白；当我年到花甲，才渐渐悟出了他的一些心思。在堆放老物件的仓房里，我与高萍拍了一个摇篮又一个摇篮，拍了摇篮，又拍摇架，正面的，侧面的……那一刻，我们在重温天下父母的爱意，也在感觉婴孩的幸福。

摇篮长九十四厘米，宽六十四厘米，摇架长七十二厘米，宽四十八厘米，高五十二厘米。

（沈继光 高萍 摄于浙江慈溪天元镇）



1937 年的海盐天宁寺塔（参阅“风物”《故乡散记》）

朱 侠 摄

“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

此话虽出自三国时的曹丕，然视“文章”为“经国之大业”，却早已是中国固有的传统，而且源远流长。及至后来，一度将“文学”当作一条“战线”和一方“阵地”来看待，来经营，也是其来有自，不过是古来有之的“文学泛政治化”的某种延续。

实际上，将“文章”崇之为“经国之大业”，并没有给文人带来什么好运。因为作为“经国之大业”的“文章”，有时稍不留神，也难免会成为“祸国”之“大孽”，譬如，“利用小说反党”，便曾是“一大发明”。自古以来以文罹罪的人，真可谓比比皆是，不胜枚举。其中最无辜的，可能要数相传叫徐骏（一说徐述夔）的那个清朝文人，只因了两句“清风不识字，何必乱翻书”，便莫名其妙地掉了吃饭的家什，岂不悲乎？“文章”被赋予崇高使命的同时，文人的灾难也就随之降临了。至于后来把“文学领域”当作“阵地”来看待，情况则更形不堪，使得置身其间的人每有披坚执锐的自觉，在保持着对“来犯之敌”百倍警惕的同时，又要小心翼翼，不使自己一朝失足而沦为众矢之的。在这样的处境下，怎能不杯弓蛇影，草木皆兵？

可见，一部《苦恋》惊动朝野，引来那么大的争议，不是没有原因的。所幸的是，争议归争议，由于主事者的开明，终于还是风平浪静，没有重演过去的悲剧，这不能不说是社会的一个进步吧。

所不解者，近来又有所谓“超女”，仍然难逃“泛政治化”的毁誉。毁之者以其没有担负起“教化”的功能，而谓之“媚俗”；誉之者则以其引入了某种选举的形式，而褒其为“民主选举”的尝试，激赏有加。

“超女”者何？不过一新创娱乐游戏耳！莫非不唯“文章”，连娱乐连游戏也要披挂上阵，承担起“经国之大业”，以成“不朽之盛事”了么？

看来，真要彻底摆脱“泛政治化”的固习，在我们这样的国度里还真不容易。

目录

特稿

- 章诒和 “尽大江东去，余情还绕”
——尚小云往事 / 1

聚焦

- 徐庆全 《苦恋》风波的前前后后 / 21

人物

- 胡宗刚 顾颉刚与钱穆的一段交往 / 93
袁津琥 都云联成讖 谁知别有因
——从《黄侃日记》分析其英年早逝的原因 / 99

回眸

孙 卓 湖南自治宪法的问世与夭折 / 105

傅国涌 1949年：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历史选择（下） / 125

口述

钱大都 口述 陈 远 整理 我的父亲钱端升 / 140

记忆

陈仁德 巫峡之巅的惊世大标语 / 152

熊景明 右派拓荒碑 / 161

罗建华 我们当年的文化呼吸 / 168

风物

朱 僊 故乡散记 / 175

史海浮言

胡胜华 评梁实秋的“抗战无关”论 / 181

《伶人往事——写给不看戏的人看》之一

“尽大江东去，余情还绕”

——尚小云往事

章诒和

尚小云（1900—1976）男 汉族 籍河北南宫县 京剧旦角演员

20世纪50年代初，一家人从香港迁居北京不久，母亲便带我去戏院看戏。

记得那是个日场。刚入座，母亲便指着戏单（即演出说明书，上有剧名、演员名字）说：“今天的好角儿（梨园行对优秀演员的习称）是尚小云，他演的是拿手戏《昭君出塞》。”

等呀，等呀，终于好角儿上场了。从头至尾，只见这个叫尚小云的又唱又做，载歌载舞，身披大红斗篷满场飞，手掏翎子（将两根野鸡尾毛插在头盔上的一种美饰），露出雪白的双臂，太美了！美得像只展翅翱翔的仙鹤，盘旋而来，飘然而去。

戏散了。出了剧场，我就高高举起自己的双臂，对母亲说：“小愚什么时候也能有小云那样的胳膊就好了。”

母亲笑道：“你的胳膊要像他就糟糕了。”

“为什么？”

“他是个男的，演的是女人。这叫男旦。”

“我喜欢男旦！”我大叫。身边的人转过身看着我……

【王府书童】

尚小云的父亲是汉军籍旗人，曾当过那（彦图）王府的管家。父亲



20 世纪 20 年代末的尚小云

亡故，家境日窘。经人介绍，母亲把十岁左右的他送到那王府去当书童。尚小云眉清目秀，做事伶俐，颇得那王府上下的欢心。那王看他一天到晚喜欢哼哼唧唧唱个不停，觉得这孩子是个唱戏的料，便叫人把尚老太太找来，说：“典价免了，把这孩子送到戏班吧！”

尚老太太一琢磨：当王府书童将来未必有出头之日。如在戏班唱红，母子俩可就有了出头之日啦。不过，她有个要求，就是小云身体孱弱，最好叫他学武生，也锻炼一下身体。戏班本是量才器使，但冲着那王的面子，只好依从让小云习武生。后来尚小云在四大名旦中，武工最扎实，能打能翻，火炽勇猛，独坐了头把交椅。晚年，除了尚小云，其他三个名旦身体都发了福。尚小云成名后，他和母亲把那王和福晋的寿诞记得死死的。特别是老太太总是在他们生日的前一个月，就撺掇儿子去那王府唱一个晚上的堂会戏（指富贵人家个人出资，邀集演员于年节或喜寿日在私宅内，或假饭庄、会馆、戏院为自家做专场演出。盛大的堂会戏能集中当地以及外地的所有名演员，其报酬也数倍于平日的营业演出）。尚小云凡新排尚未公演的戏，又都总是在那王府先露。特别是那王六十寿辰，在鼓楼宝钞胡同王府举办的那次堂会戏，大轴就是尚小云新排的《玉堂春》。它至今都被梨园行和老辈子戏迷津津乐道，并被专业研究者列入20世纪有名的精彩堂会戏。

这样的演出，尚小云分文不收。说：这是孝敬。

【一晚上的戏，从头顶到尾】

对于多数演员来讲，尤其是那些名气大的，一个晚上的戏，多数只唱一折，也就四五十分钟。即便“双出”（即前面唱一折，末尾唱一折），也不过一个多钟头。可他的演出，往往一开戏就上场了，一直到剧终才下场。他的戏是文武相间。时间别瞧长，可嗓子是越唱越亮，故有“铁嗓钢喉”之称。

【脸上无汗，嘴不怕烫】

夏天演出，无论多热，他只是前后胸、腋下的衣服有些湿，脸上却无汗。等到演完了戏，卸了装，这一身汗才“哗”地下来。功夫，绝对功夫！原来尚小云把汗都摄含在体内，什么时候松弛了，才叫它排出体外。否则，舞台形象能好看吗？瞧瞧现在的大歌星，还没唱上两首，就

青筋暴涨，大汗淋漓，难怪大型舞台演出和天字第一号的电视台晚会都要时兴假唱了。

他还有个习惯，就是有演出时，不喝凉茶水，也不喝温的，而是喝滚烫的茶水。尚小云的嘴不怕烫。刚沏的茶，拿起来就喝，刚刚倒出来的开水，他能用来漱口。唱戏时，他的那把茶壶有专人管，任何人不许动。如果下场后喝的水不是滚烫的，尚老板就要发脾气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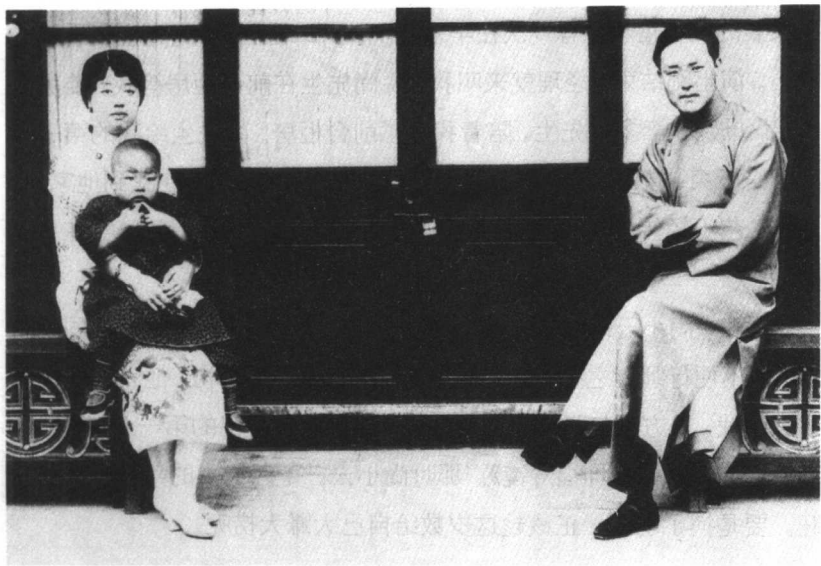
【喜零食，饭局多】

尚小云没什么特别的嗜好，只是爱喝好茶，还讲究吃。天福号的酱肘子、夏天的荷叶包子都是他所爱吃的。要论起一个菜怎么好吃，他绝对能给你说出个子午卯酉来。平素喜零食，吃完大花生，吃瓜子；吃完瓜子，又吃水萝卜。总之，嘴里零食不断。冬天他离不了水萝卜和梨，一买就是一大堆。但一到有戏时，为了保护嗓子，零食就不吃了，吃饭也不沾荤，也不吃酸辣等刺激性的东西，只吃蔬菜。逢有戏时，尚小云一般是上午十点起床，十二点钟吃午饭，饭后溜达溜达，三点钟又睡，四点半起来，喝点茶，就一声不吭地保养精神。平时他那么大的脾气，也不知都藏到哪儿去了。无论是谁，不管你说什么，他都不理睬，一心想着晚上的演出。

尚小云广交朋友，因而他的饭局也特别多。他与梅（兰芳）、程（砚秋）、荀（慧生）以及别的朋友每月总有两三次固定的聚会，各自出钱，也就是现在的AA制。他们的聚会可不只为吃喝。这些大演员、名艺人常在一起谈论琴棋书画，切磋技艺，传递消息。地点多在前门外的“泰丰楼”饭庄，有时也在珠市口的“丰泽园”饭庄、煤市街的“致美斋”饭庄。

【摩登伽女】

名伶都懂时尚。20世纪20年代，尚小云演过一批时装戏，其中一出叫《摩登伽女》，内容是讲佛教故事的。他演的摩登伽女，烫发，穿



1933年，尚小云、王荔芳夫妇及长子长春在北平椿树十二条的尚宅。

印度风格的服装，脚下是玻璃丝袜、高跟鞋，最后还跳英格兰舞。为了跳这个舞，他专请了一位英国舞蹈教师来教授。这出戏还用上了钢琴、小提琴等西洋乐器。那时，多才多艺且扮相酷似今天男模特儿的杨宝忠正傍着尚小云唱二牌老生。每次演完《定军山》，杨宝忠就马上卸装，换上西服革履，拿起小提琴上场，为尚小云的英格兰舞伴奏。台上的那架钢琴，还是向著名学者吴晓铃先生借的。

对这出《摩登伽女》，评价不一。不过，只要演它，票价就要加一块钱。所以，尚小云平时不演这戏。如募捐赈灾义演，就拿这出戏。他办的科班“荣春社”经济上赔钱了，也拿这出戏。演上三场，钱就补齐了。

【传艺】

梨园行的人都知道，张君秋是得到尚小云的赏识和栽培的。1984年，适逢尚小云诞辰八十五周年。遥想当年，心存感激的张君秋说：“对我来说，得以结识尚先生，实在是件意想不到的事。那时我十六岁，在

王又宸的班社搭班。有一次在华乐戏院演《二进宫》，尚先生来看我的演出。演出刚结束，经理就来叫我，说尚先生在前台柜房等我，要见见我。我母亲和李多奎先生，陪着我到了前台柜房。尚先生给我的第一印象就是豪爽、痛快，见面后没说几句话，就表示要教我，让我到他家去。在那‘艺不轻传’旧社会，尚先生如此主动、热情提携后进，实在令人感动。”

后来，尚小云得知张君秋与另一位艺人（李凌枫）的师徒合同尚未期满，不便行师徒之礼，也丝毫不予计较，仍热情如初。他一方面给张君秋说戏，一方面与张君秋同台演出。两人同台演出的第一个戏，便是尚派经典剧目《乾坤福寿镜》。那时尚小云三十六七岁的年龄，艺业兴旺。要是换了别人，正该趁这岁数给自己大赚大捞呢。

【毁家办学】

“荣春社”是尚小云开办的一个科班的名字。它在京剧史上是有名的。

他当初是为了培养儿子尚长春，请了老师在家里学戏，又找了十几个年龄相当的孩子陪读。先头有十八个人，于是叫“十八子”，后再加十八个，便叫“三十六友”。可刚招完，又来了。几乎每天都有人要加入。干脆自家办个科班吧！从1937年初夏开始筹办，到1938年春天，学生已有两百余人。有了“荣春社”，尚小云从早上察看学生上课，到晚上亲临舞台为学生把场，几乎把整个身心都扑在了学生身上。精力旺盛的他一天能往“荣春社”跑几十趟，也不觉得累。他对学生的训练是严格的，也是严厉的。脾气又大，一点差错都不能容忍，但有差池，一定责罚。对自己的孩子更严，严到不讲理的程度。同样的错，别的学生打五下，自己的儿子得挨十下。尚小云打学生的时候，他的夫人就在屋里打鸡蛋，而且是把蛋黄去掉，只留蛋清。因为挨完打的学生都要到尚夫人那里抹上蛋清。总之，学生没有不怕他的。仅通过一年的训练，“荣春社”的孩子们就有了初步的演出能力，可以拿出的剧目达一二

百出之多。

尚小云雇了三个裁缝，每年到有名的“瑞蚨祥”绸布店买许多布料。“荣春社”给学生统一制作服装。冬天是航空帽、青布棉袍罩大褂、白手套、口罩；秋天有一顶瓜皮小帽；夏天是竹布大褂。每人胸前佩戴自制的社徽。

十几个炊事员，负担四百多人的伙食。学生是两菜两汤，老师是八菜一汤。吃饭时，饭菜摆好，都不动筷子。单有个学生去请尚小云。他来到桌前，挨着盘儿尝菜。他吃着好，就点头说：“你们吃吧。”如果他尝了以后说：“不行，重做。”那就赶紧重做。如果下午学生有演出，到三点多钟，一人先发三个芝麻烧饼。

为方便学生看病，尚小云特请一位陶先生为常年嘱托中医，请一位郭先生为常年嘱托西医，请一位徐先生专做正骨医生。此外，还联系了李铁拐斜街的顺田医院作为“荣春社”的专门住院医院。联系附近的原田医院为学生的急诊医院。

学生演出了。他们穿着统一的衣裳，排着队穿过琉璃厂走到戏院。接着，便有一辆黑色小轿车跟着开来。那是尚小云去戏院给弟子们、尤其是俩儿子（尚长春、尚长麟，今均已病故）把场。开戏了，特别是到了压轴大戏的时候，尚小云准往舞台下场门台帘那儿一站，两眼炯炯有神，头发一丝不乱，古铜色长袍，挽着雪白的袖口，再加上好身材、好相貌，那才叫一个漂亮。他背手一站，就是一晚上。无论春夏秋冬，从未缺过一天。当然，他的辛苦也并非白费。每当观众看到他站在一边的时候，都报以热烈的掌声——尚小云心满意足，因为这是辛苦的回报。

艺人中“赌”是寻常事。但尚小云很少赌。至多在腊月三十，和学生们玩玩状元筹（象牙做的牌，签状，上画人物并写着“状元”、“秀才”等字）。那他也是“放堂”（就是故意让学生赢）。即使他赢了，也把所有的钱、包括老本儿都留给学生，图个大家高兴！一到夜间十二点，不管尽兴与否，都不许再玩，因为他对学生的睡眠是绝对要保证的。

尚小云是东家，兼管理，又是教师，加上他自己还要演出，所付出

的精力和财力是一般人难以想像的。科班赔钱，他都一个人担着，更不指望学生为自己赚钱。1942年前后几年，为坚持办好他主持的科班“荣春社”，同时也为维持难以为继的“富连成”，他先后卖掉七所宅院的房产，其中一所有假山、游廊，相当地好。尚小云的“典房办学”，为一时佳话。

月亮无声自圆缺。1948年，解放军包围北平城，“荣春社”亦走完了它的艰难又光荣的历程，宣告解散。学生走出了科班，也成了名。其中有的人在提高了政治觉悟后，忿忿道：“以往‘荣春社’学戏的那种苦法子，这也该是地主对我们的剥削吧！”话传到尚小云那里，耿介刚烈的他悲痛极了。要知道，学生的演出其实收入无几，而自己为了他们竟至倾家荡产，却从未惋惜过。万没想到“政治”如此轻易地攫取了人心。

如果有人问我：“荣春社”是什么？

我会说：这是一个奇迹。一个难以置信的奇迹，同时也是一个不会再现的奇迹。一个艺人办的科班，比我们众多的艺术院系不知高明多少。现在的教育部门的那些这“长”那“长”们，有几个能像他——有如父母之于子女、农夫之于土地般的抚爱后生？有几个能比得了他呢——以人格、资格、教法、身体、精神、才干、技能和感化力去有效地达到预期的育才目标？

没有了，永远地没有了。因为五十年来，凡是我們意识到要保存的，都已经失去。

【白皮鞋】

他是有名的孝子，对母亲向来是绝对服从。老太太个子矮，要打儿子又够不着。尚小云就跪下让她打。

成名后的尚小云出门总是西服革履。有段时间，市面儿上兴穿白色麂皮皮鞋，可老太太不让他穿。因为老年间，平日穿“白”鞋不吉利。尚小云只好出门时先穿上一双老太太通得过的鞋，然后，到门房再换上预先藏在那儿的时髦的白色麂皮鞋。回来时，在门房换下白皮鞋，再进

屋见老太太。那时，他已大红大紫。别瞧出门已有自己的小卧车——先头一辆是“别克”，后来换了一辆叫“雪佛兰”——可穿什么鞋还得听老太太的。

他不抽鸦片，但会烧鸦片。因为母亲及夫人都会抽，尚小云每天睡觉前要给她们烧烟。他不动烟酒，但并不讨厌别人有此癖好。有朋友来，他总是热情地递烟斟酒。

【“尚五块”】

在梨园行和朋辈中，尚小云以疏财仗义享名。同行里有人苦咧咧找上门，他不问情由，出手就给五块大洋。你可知，那年月一袋洋面才二块钱，三十五块就能买一两金子啦！因此，他有“尚五块”、“尚大侠”的称呼。有时正和别人说着戏呢，听见门外小贩卖面茶、卖烫面饺的吆喝声。只要大家想吃，就让人叫进来，说：“全包了！你们吃吧。”吃完这个，门外又来了卖别的东西的。只要大家还想吃，他还让人叫进来，全包，管够。那时，像袁世海、李世芳、毛世来、艾世菊等富连成科班的学生，都喜欢在尚家排戏。大家高兴，尚小云就高兴。

其他慈善事业，尚小云也从不后人。这个优点与他母亲的教育密不可分。尚老太太常说：“咱们当年穷苦无依，知道穷人的苦处。现在托老天爷的福，有碗舒心饭吃，只要力所能及，就应当多帮穷苦人的忙。”

所以，尚老太太病故，身后哀荣可比谭鑫培出殡的风光。

【一怒而去】

1949年，尚小云参加了政府为艺人办的讲习班。讲习班结束后，尚家开会商量：“荣春社”散了，今后怎么办？决定成立北京市尚小云剧团，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尚家还要演戏。”

10月，开国大典刚过，尚剧团便紧跟着排演新戏。其中的一出叫《洪宣娇》，说的是太平军的故事。为了这出戏，他自掏腰包，置办了全新的行头，要演出了，却迟迟得不到上级批准。后来，戏还是演了，但



20 世纪 50 年代末的尚小云

没有取得成功。而真正让他感到不满的，还不是戏演得不好，而是管他的那些干部的态度。好像尚小云不再是角儿，什么事儿、包括戏里的事儿都不听取他的意见。与获得更多尊重、更多荣誉的梅（兰芳）、程（砚秋）相比，极具个性的尚小云更多地体味到粗暴、草率和冷落。他也是四大名旦。论人品、讲功夫，自己哪一点差了？“志高如鲁连，德高如闵骞，依本分只落的人轻贱”。尚小云吞不下这口气，终于离开北京，一怒而去。这一去，就是三年。